

众生·人民路

李家浜底的邻居们

| 嘉仪 文 |

3月4日的《江南晚报》头版,刊登了李家浜底居民欢聚散伙饭的新闻,不由使我想起了我与李家浜底的交集,以及李家浜底的邻居们的故事。

李家浜底是单位附近的一个城中村,16年前,单位刚刚搬过来时,几条窄巷,两旁是杂乱无序的私房。今年二月,李家浜底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终于正式生效,李家浜融入了城市现代化进程,这里的邻居们也要各自迁往新居了。

李家浜底虽然巷道狭窄,屋舍逼仄,但是由于地处市中心,交通便利,配套方便,这里的原住民和出租户们倒是安之若素,不疾不徐地过着日子。

李家浜底的巷口有一口水井,之前是人气最旺的地方,冬暖夏凉的井水很受欢迎,打水的人络绎不绝,洗衣服、洗菜的人边干活边聊天,慢慢地,随着居民的新老交替,人们更习惯在家拧开水龙头,打井水的人越来越少,这口老井也越发寂寞。十多年前的李家浜下水管道狭窄不畅,每年台风季,总有几次雨后积水,家家都忙不迭地将家什搬到马路上,清扫屋里的积水。社区会为无法开火的居民们送上盒饭,又过了两年,政府来人进行路面开挖,重新铺设了管径很大的排水管网。再有暴雨,居民们也不用担心家里进水了,彻底解除了居民们的后顾之忧。

我所在的单位不久就搬到了附近的现代化小区,李家浜的房子作为食堂使用,于是每个工作日中午,同事们从繁琐的报表数字中抽身出来,步行几分钟拐进小巷,李家浜的人间烟火扑面而来。

正对门是管叔一家,由于儿子和儿媳去了北京工作,于是孙子从呱呱落地就由老两口一手带大。前几年没有疫情的时候,每到假期,老两口会带孙子出去旅游,见见世面,疫情以后出行不便,管叔就给孙子报了一年的跆拳道,尽量用祖辈的亲情补上孙子作为留守儿童,缺失的那一份爱的拼图。管婶每天早上五点,雷打不动爬惠山晨练,回家之后继续操持家务;管叔酷爱侍弄花草,门前月季、石榴、菊花、山茶四时不败,邻居将枯萎的杜鹃残枝扔在门口,管叔捡回来之后,施肥养护,今年开春,娇嫩无比的蓓蕾挂满

枝头,染成芳菲的春日风景,着实让邻居赞叹不已。

管叔家隔壁住着78岁的汪婶和她99岁的老父亲,老父亲身体矍铄,思路清晰,还记得近一个世纪前的颠沛流离、自己进厂做学徒的桩桩往事。兴致好时,还能自己拄着拐杖到附近的小菜场,买上些自己爱吃的老字号熟食。原本家人准备过年时为他庆祝百岁寿辰,没想到元旦后上班,老人已驾鹤西去,不过没有经受病痛折磨,在睡梦中安详离世,未尝不是福分。老父亲走了,汪婶开启了独居老人生活。原本还有老父相伴,现在可想有多孤单了,委实过了一段愁眉不展的日子。后来隔壁的租户搬走了,遗弃了一条叫“虾米”的小狗,汪婶看它可怜,常常喂食,虾米也很通人性,日常跟着汪婶进进出出,或是安卧膝下,慢慢地,这一人一犬成了彼此的慰藉。

不远处有一所小学,每到放学时候,这里就会人头攒动,每每有孩子闻到饼和红薯的香味时,就挪不动步子了,等到吃上一口才会满足得眉开眼笑。卖大饼的阿姨天天照面,却不知道她的姓氏,胖乎乎的身材,隔了老远就会听到她热情的问候,手上敏捷地动作着,圆形的口味甜,长形的口味咸,撒上白芝麻,烤得喷香,咬上一口,小时候的味道,唇齿留香。

以前在隔壁的老小区担任保安和保洁的一对老夫妻,原来一直住在车库里,前两年安全整治不能继续住了,于是花了500元一月的租金,租了一间院子中搭出来的20平的房间,用大衣柜做了简易隔断,里间放了一张大床,桌椅家具都是新村里的住户更新换代下来的老家具。外间作为生活起居,屋角砌了一个水池,还有些简易的厨房用具。中午阳光和煦,日光从玻璃天棚上照射下来,女主人拌了韭菜鸡蛋香菇的饺子馅,自己面和了面团,擀成一个个小剂子,用擀面杖轻旋几圈,压出饺子皮,不多久就包好了满满一盘饱满的饺子,只等待男主人下班,走进家门就能吃到筋道可口的面食了。

巷子西头有户人家在楼顶搭了鸽棚,时常能看到洁白的羽鸽扑喇喇地飞出来,在蓝天下翱翔。中午,这里的人爱在家门口吃饭,几样时蔬,一碗鱼虾或是一锅腌笃鲜,倒上两碗黄酒,脚下猫狗绕膝,日子就这样悠悠地流淌过去了。

我与同事时常穿梭于这一带的犄角旮旯,用眼睛记录下热闹的风物人情。

虽然居所简陋,收入不高,邻居们内心的闲适与自在,却将简单的生活演绎得有滋有味。老城区的那种散淡宁静,以及冒着热气的市井温度,安贫乐道的生活姿态,虽是陋室,却也是避风港。李家浜底的邻居们活在当下,从生活的土壤里开出花儿。生命蓬勃,花如此,人亦如此。祝福他们搬离“故园”之后的生活,更加精彩。

忆旧·古运河

难忘阳山二月十九

| 李岳秋 文 |

我的家乡阳山镇,原名“陆区桥”,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。因为境内有阳山,人们常称之为“阳山陆区桥”。

陆区桥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,不是春节,而是农历二月十九的庙会。

这二月十九的庙会,从前俗称“大老爷出会”,过去规模空前,声名远播。

那时,陆区桥南街之南十余米处有个老爷殿。到了二月十九这天,老爷殿里的“大老爷”(一个巨大的泥菩萨)就要出会了。出会之前,先有一人敲着一面很大的镗锣,慢慢地从南街走到北街,嘴里反复喊着:“大老爷出会喽——”令人惊奇的是,这面大锣不是用手拎的,而是吊在左手腕处的皮肉之内!这个人的预报称为“头报”。过了好长时间,来了“二报”,再过一段时间,又来了“三报”,都是把镗锣吊在左手腕处的皮肉之内!

三报过了若干时间,走高跷的来了。有五六个人,踩着高跷,慢慢地从南街走到北街。这高跷高得惊人。因为速度不同,走在前面的不时回头看,看到有人落后太多了,就停下来休息等待。这个等待,他不是下高跷到地面上歇息,而是踩着高跷走到屋檐边,一屁股坐在屋檐上歇脚!

又过了很长时间,“大老爷”终于出会了。先是用两根粗壮的大木杠夹住大老爷的座椅,扎紧,然后由八名壮汉抬出大佛殿,在和尚的陪伴下从南街慢慢走到北街。在大老爷的前后,有几个跳马灯的。他们骑着纸马(抑或布马),忽而昂起马头,忽而翘起马尾,忽而左倾,忽而右斜,跳着各种舞蹈,煞是好看。这时,观看的人就站到屋檐下,让队伍顺利通过。

从“头报”到“大老爷”真正出会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记得我小时候,如有几个人一起外出做某事,常有一人慢吞吞的在里屋忙着某事而出不来,场上的人等得不耐烦了,就对屋里喊叫:“还在摸索(忙)啥?快点!像大老爷出会了!”

新中国成立后,大老爷出会就没有了。但其他部分的内容仍保留下来了,成为一个“节场”,延续了一些年。这段时期的二月十九盛况,75岁以上的人都有记忆,规模甚是宏大。

早在二月十九前几天,苏、浙、皖、沪等各地商人或驾着舟楫,或推着独轮车纷至沓来,云集陆区。宜兴丁一飞卖拳头的、常州小热昏卖梨膏糖的、上海摆西洋镜的、安徽河南玩杂耍的、苏北耍猴子的,其他各地撑大伞拔牙的、卖狗皮膏药的、占卜星相的、套泥人的,以及卖梅花糕、豆腐花、瓜子、花生、甘蔗等零食的,各行当都有。各种摊铺从陆区老街内外一直摆到阳山四周,摊铺相连分布于方圆数里之内。无锡城里、常州、宜兴等地民众纷纷前来游阳山逛节场,

到处人山人海,故有“十万朝山”之称。到吃饭时分,家家户户大门敞开,高朋满座,许多人家有二三桌客人。

文艺家们也来了。小学操场上,用柴油桶和门板搭起了戏台,晚上便吊起汽油灯。无锡王彬彬梅兰珍、常州吴雅童、南京王兰英等名角,纷纷前来献艺,《珍珠塔》《双推磨》等年年上演,百看不厌。这是那个年代难得的文化生活。

农村节场,自然少不了农具。农民们来赶节场,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买农具。猪窝里喂猪食用的石槽、围猪窝和建房屋用的石条、舂米用的石臼以及磨米粉的石磨等石器,都是取阳山石凿成的,多在薛家场售卖。铁耙、锄头、铁铲、镰刀、镰刀等铁器,铁耙柄、锄头柄、扁担、竹篮等竹器,各种不同用途的木器……凡农村生产、生活必需的用具,应有尽有都能买到。

在各种看热闹如玩杂耍、耍猴子等摊位中,丁一飞卖拳头的的人气最高。摊位四周总是挤得水泄不通。他在场子边竖起一根竹竿,顶上飘着一幅布招,上书“祖传宜兴丁一飞伤科”,两旁各有一行小字:“专治跌打损伤,接骨上断推拿”。先是小徒弟在场子中央打几套拳头。而后手斩青砖,一块起斩,每次斩断后加一砖,直到五块大青砖叠成一堆。这时,小徒弟手腕紧扎毛巾,运足气高高举起,随之一声猛吼,手落砖断!观众立马“好”声冲天。丁一飞出场了,他躺在阔长凳上,两名徒弟抬起一块巨石放到他的胸脯上,待丁一飞运足气,另一名徒弟便操起大铁锤,憋足气,高高举起,迅即猛然击下,巨石破碎落地,欢呼声惊天动地。丁一飞拍落身上碎石,又操起大刀左转右旋,舞得风声呼呼不见身影,赢得喝彩声此起彼伏。丁一飞见好便收,开始招揽生意。有伤筋骨痛、脱臼歪脖者,经他妙手一推几拍,便恢复如初,其神奇之状,至今老人们记忆犹新。

不过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,还是梅花糕、豆腐花、瓜子、花生等零食。我的姑母家就在陆区街上。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到她家,姑母总会给我一二角钱。于是我拿着这钱,到外面人堆里东窜西窜,一会儿买块梅花糕,一会儿啃着甘蔗看丁一飞卖拳头,看完卖拳头又钻到别处去看西洋镜、杂耍或耍猴子,比过年还快活。

时代变了,一切跟着变。原先的农村庙会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变成了单纯的农贸市场。虽然仍很热闹,但玩味是大不相同了。再到后来,连农贸市场也没有了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,需求的档次也随之升级。随着市场的发达和各类超市的涌现,人们随时随地能买到各类商品,这种纯粹农耕文明的农村节场,谁还要它呀?取而代之的先是“阳山桃花节”,现今已是“半马赛”了。



看世界 插画 戎锋